



圣水鸣琴

洪战辉

聖水鳴琴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月

(京) 新登字209号

圣水鸣琴

北京市密云县文联
北京市密云县文化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编

*

大32开本 字数：32.4千字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书号：ISBN 7-5402-0746-9/I·0064

定价：8.00元

密云山青水秀地羨人
灵火是哺育作祟的一块
沃土我曾經過她終
生难忘之恩淺祝願文
字新苟在那裏茁壯成
長 一九九三年四月寄送泥土草書清發

主 编 谭有为
副主编 宋英成
王家声
郑伯仑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连贵 王连树
杨 发 郑伯仑
黄松柏 魏秀娟

目 录

小 说 辑

挑 战	于连贵(1)
一对家鸽引起的故事	乔万凯(3)
二能人养鸡	郑仲武(6)
庄稼梦	王长青(9)
憾 事	曹国军(12)
强 种	郭德昌(14)
心 事	魏秀娟(16)
原来如此	赵玉山(19)
记 忆	于连贵(21)
班 长	王 起(26)
傻二嫂管闲事	赵玉山(28)
醉翁之意	田印久(30)
沾 光	宋英成(32)
心 病	王家声(34)
戏，开演之前	宋英成(37)
王老汉卖粮	李光韧(40)
考姑爷	李光韧(42)
新机手	田印久(44)
倔骡子	魏秀娟(46)
后会有期	田印久(48)
“倔头”	于连贵(50)
老憨一家子	陈秀元(52)

梦 生	崔忠杰(55)
岳 父	赵玉山(60)
送 礼	赵玉山(63)
看鱼池的李二柱	赵玉山(65)
郭厂长	赵玉山(67)
猪	赵玉山(69)
真 情	田印久·李 静(70)
苇 塘	于连贵(72)
海	孙明舜(75)
一张照片	陈秀元(81)
过 年	赵玉山(89)
老 屋	赵玉山(91)
丁二奶奶家的风波	郑为斌(93)
喜抱金娃娃	宋英成(95)
弟 弟	刘长银(97)
初恋黄昏	崔忠杰(99)
单玉珍	赵玉山(104)
好梦难圆	刘长银(106)
年老嫁人	赵玉山(114)
眼 睛	赵玉山(117)
陪 钓	于连贵(119)
一个自学不“才”者	蔡志革(123)
岁月的印痕	杜长发(125)
老 钟	王晓红(128)
不惑之年，他与我分手	魏秀娟(137)
困 惑	魏秀娟(139)
水 垢	魏秀娟(141)
老 秘	一 夫(143)
“惧内”的人	司奉如(146)

天上的那颗星	郑为斌(148)
苦荬菜	李善文(150)
买鱼	张政军(153)
乡长和小黄小黑	魏秀娟(155)
无法回避	于连贵(157)
山里的金龟	于连贵(165)
一〇八病房	于连贵(176)

散 文 辑

黑龙潭印象	郑伯仓(189)
云蒙鸟语花香	郑云山(192)
钓趣	于连贵(196)
司马台抒怀	黄松柏(198)
我爱圆明园	李小砾(200)
平湖流韵	郑伯仓(202)
干枝梅	曹国军(207)
游金山岭长城	李善文(208)
留在长城上的遗憾	于连贵(211)
白马关抒情	于连贵(214)
种莲记	于连贵(216)

那山，那水	于连贵(219)
农家的屋顶	田印久(221)
粉墨染山乡	王家声(223)
山弯弯里的茅草屋	郑伯仓(226)
清新的雨滴	肖瑞芳(232)
挂红灯	于连贵(234)
山的眷恋	田印久(237)

迷人的柿乡	于连贵(239)
山区邮政所	郭普发(241)
红杏出墙	于连贵(244)
老榆树	杜长发(246)
童年拾趣	郑仲武(248)
龙潭梦	郑伯仑(251)
喜相逢	王家声(256)
虔诚	李晓砾(260)
流逝的岁月	王振军(262)
当你想去的时候	黄松柏(264)
洪涛中的石火	郑伯仑(266)
人活天地间	王振军(280)
春起，你真够意思	郑重山(290)
创业者之歌	杨玉茹(293)
一片鲜嫩的绿叶	郑伯仑·张玉崑(295)
周总理访问密云山区	王敬魁(302)
碧湖情长	王敬魁(307)
白乙化	郭生河(312)
四十八烈士罹难记	张桂新(341)
小白龙传奇	曹友林(344)

诗 歌 辑

我与远山等 十四首	寒山(353)
沸腾的矿山等 十四首	王连树(367)
因为爱你等 六首	何易(376)
没有名字的是心等 六首	曹国军(380)

山里人等	五首	王泉浚(384)
蓟县独乐寺等	五首	王敬魁(388)
银河流万年等	三首	杜长发(391)
乡恋等	三首	尚学文(394)
那段路上等	三首	张生军(397)
实习生等	三首	郑伯清(398)
一湖清水寄深情		杨发(400)
雨中游白龙潭		薄家景(401)
赠品		贺馥(403)
凯歌初传		李广田(404)
在阳台上		陈秀元(405)
生活的答卷		杨玉茹(407)
密云春景三首		梁润田(409)
二十岁的时候		王彦晶(410)
月思		邹月梅(411)
山村四季即景		陈奉生(413)
华侨		孙明舜(415)
爱情擦肩而过		陈默(416)
父亲的脊背		卢自有(417)
怀古		孙志明(418)
总以为		郭香彦(419)
这是你吗，密云城		张维国(420)
灾后倍觉党恩深		王春生(421)
柜台之歌		沈功牧(422)
雪		白天(423)
蓝天下一个城的故事		李东方(424)
白龙潭遐思		晓光(425)
教师的眼睛		赵高生(427)

赞养路工	冯祝先	(427)
面对生活——我思索	李俊贤	(428)
登泰山见担夫	王金绵	(429)
秋天的情思	张葆晨	(430)
密云的图腾	崔学岗	(430)
游黑龙潭	郭生福	(431)
话务员	邱卫红	(432)
相 信	孔庆英	(433)
乡 愁	李小砾	(433)
后 记		(434)

挑 战

于连贵

马大爷过去是个软塌性子，遇上事儿，明知道受欺负了，心里的火气往上冒，可一到嗓子眼儿，就被外面的凉气噎回去了，

“嗨，咱一个穷庄稼人，与人争个啥呢！”可是这两年，他变了，容不得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就说昨晚上吧，庆奎家娶媳妇，他去贺喜，为一句话的事，跟当村的王大哥吵起来了。谁劝都不行，临走的时候两人还叫阵：“今个事儿不算完！”“闹八天我陪着你！”回家以后，肚子还一鼓一鼓的。

这一晚，马大爷做了许多梦，梦见他和王大哥去什么地方告状，王大哥花光了盘缠跟他借车钱。好舒心，好痛快……当自家鸡舍里那几十只公鸡组成的合唱队发出第一声啼喔的时候，他的美梦被惊醒了，一屁股坐了起来。

他背着粪筐，走出了院门。天刚泛亮，街道上下了一层薄霜，从各家各户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和着油炸葱花的香味，织成了一片乳白色的香雾，在村子的上空飘浮着。牲口的欢叫声，菜刀在案板上的“叮当”声，汇成了乡村生活的交响乐，悠悠地漾进了他的心田。他觉着精神好极了，下意识地转了转脖颈，企图使自己再回到昨晚上那种心境中，可是，有点办不到。他想拾粪，可是街道上干干净净的，往年户户冬天撒猪，满街上是粪蛋子。今年可到好，成了卫生街。他信步走到村口，往那平坦坦的田里一望，头上象被人狠狠敲了一下，那心境已不是乐滋滋的美，而是火爆爆的急了！只见那里是一片热烈而繁忙的景象。恍惚记得昨天有人说，忙活了一年，该好好地歇一歇了。可是谁肯歇着呢？

那个是赤脚医生李大保，那个是科技员张小全，那位是大队李书记，全在地里忙呢！一条条的小车道上，大人、孩子，说说笑笑，撒着欢儿往地里送肥料；再往远看，包了树的户，正在半山上给幼树捆枣枝子；包了牛羊的户，大清早赶着牲口在山上吃草；包了鱼塘的户，“吭吭”地用冰钎子穿着冰。这一片喜气洋洋的忙活哟！一伙年青人推着粪车匆匆而过，他一眼看见了王大哥的二小子，这才惊醒过来，自己正惦着跟他爸吵架呢！

他悻悻地往回走，人堆儿里没看到王大哥。他想着也许是生气没出来。为着嘛事呢？一句话，一句小钱不值的闲话，闹得自己耽误了一个大早晨，这一早晨的收获，不就同这空空如也的粪筐吗！自己真是活糊涂了！——真真是饱暖生闲事！

他想着，走着，差点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抬眼一看，正是满脸笑成一朵花儿的王大哥。这老头子，大概是忘掉了昨晚上的不愉快，竟亲热地拉着马大爷的胳膊乱嚷：“老弟，快去看看吧，我那黑驴下了个骡子！”这喜笑的脸，这消息，象注射器把欢悦也注进了马大爷的身上。“真的吗？”他喊着，一头朝王大哥家跑去。王大哥呢，向地里的人们去报告这一消息去了。

半个钟头以后，马大爷乐颠颠地回了家。老伴儿正在做饭，他十分高兴地告诉老伴儿：“王大哥家下了个骡子，王大哥家下了个骡子。”

原载《北京日报》1983年3月

一对家鸽引起的故事

乔万凯

望着那蓝色的天空，我盼望着它们早点回来。啊，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它们飞过一块块麦田，越过一片片树林，掠过一道道屋脊，从遥远的地方又飞回来了。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那是前天，腊月二十七来到我家的一对儿鸽子，一对儿灰色的鸽子。

蓝天、白雪、灰鸽，真迷人哪！我伫立在雪地上，望着这一对不速之客。多好的一对儿鸽子啊！它们形影不离，活跃在阳光下，活跃在瑞雪里，对于它们的新主人一点也不感到生疏，这对儿被西方称作“和平天使”、被东方看成“吉祥象征”的鸽子，虽然是灰色的，却已使我欣喜若狂了。我想，它们比那白鸽一点也不逊色！

“鸽子奔盛地”，在老人心里，这无论如何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在他们看来，谁家来了鸽子谁家的“风水”就会“旺”。果然，我的父亲和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那意思分明是：明年准保有奔头！

夜深人静，我们三口谁也没有睡着。

母亲翻了个身，突然打破沉寂：“这对鸽子是不是不走了。”

“看样子是要留下”，父亲答道。

“那还用说，它们肯定不会走的！”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

“咱家来了一对儿鸽子。哎，我说，是不是小子要搞对象？”母亲显出很认真的样子。

父亲翻过身来：“女人哪，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你就让他好好地念书吧，别瞎想！”我也觉得母亲的话好笑。

屋外房檐下的那对儿鸽子又“咕嘟”“咕嘟”地叫了起来。真让人难以入睡！我也翻了一个身。忽然又听父亲说道：“哎，我说，是不是要该咱家发财了？有句俗语‘鸽子奔盛地’呀！”

我知道这是对母亲说的。因为他们对话之前总爱带“哎，我说”。真没办法，明天还得早点起来写对联呢！我不耐烦地冒了一句：“哎呀，睡觉吧！啥‘圣地’不‘圣地’的，鸽子去延安干什么？”“呆着你的！”对于我的话，父亲向来是不屑置辩的。

屋里又寂静了，不过我睡不着了，那是因为我在生气。

屋外房檐下的那一对儿又叫了起来。

“咳，还发什么财呀！”父亲突然叹起气来。“岁数一大，干什么都不顶用了。嘿，你看现在，政策就是好，又包这个又养那个的，哪儿不是进钱的道儿哇！身子骨不行了，可让人看了心里抓挠儿！”

“哎，有了！咱们再弄几只好的种鸽来，养鸽子不是也挺好的吗？”母亲激动地坐了起来。

“您躺下，别冻着！”母亲却没有理我。又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本来为您好，哼！”

“哎，这个道儿是不错！”父亲也显得有精神了。“在早已，他爷是养过鸽子的。院中心放个大笸箩，再放点石灰水。嘿，那群鸽子可真好，啥颜色的都有，一大早就到地里找食吃。吃饱了到家一喝水，咳儿咳儿全吐出来了，萝卜籽，麦种儿，什么都有。它们可真傻，吐了又去找，要不咋叫天贼呢！唉，真可惜了那群鸽子，到后来全药死了，一个没剩！”

“活该！那损人事还提的，现在咱可不能那样干！”母亲归了正题：“这鸽子，多要母鸽，少要公鸽，一个一窝，一窝两个，二十来天就出飞，哪对儿拿到集上也能值个好价钱。又不用操什么心，劳多大的力，出多大的本儿，粮食也有的是，随便吃点啥不行了，这利儿不就有了……”。

什么叫本儿，什么叫利儿，我不清楚。我只知道鸽子的骨头

是空的，可以减轻体重，心脏两心房两心室，体温稍高或稍低……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好梦：啊！那树上、房上、院子里都是鸽子。还有那白鸽哪！“这群鸽子真好，啥色的都有。”父亲一边扎鸽笼一边说，他好象年轻了许多。

这是年三十的早晨。太阳升起来了，皑皑的积雪白得耀眼。“扑啦啦”那对鸽子又飞了出去，望着它们那银灰色的背影，写对联的事早就忘了。忽然听见父亲叫道：

‘咳，有了！咱就这么写！’一副绝妙的对联展现在眼前，真是妙手偶得：

上联：祥鸽奔盛地

下联：瑞雪兆丰年

横批儿：生财有道

原载于《密云文艺》报

二能人养鸡

郑仲武

富贵这个人不言不语、肚里唱曲。他还有个牛犟筋的脾气，不管公、私，只要别人干半路失败的事，他准接过来，非干成不可。所以，人们都叫他“二能人”。

自从实行了责任制，队里一下就轰动起来了。包拖拉机的，买汽车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连住在二能人隔壁的老婶子也都买了百十只来亨鸡。

二能人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还是老婶子这招把准，便也买了五十只。他暗中留心老婶子的喂法，心想，老把式了，还错得了。

不成想，老人老法子，没喂上半个月，两家鸡噼哩啪啦死个精光。

从打这，老婶子一见到二能人，眼泪就围着眼圈转，可怜待见地说：“大侄子，你婶子是个窝囊废，赔也就赔了。你呢，识文断字的，怎也叫它都死了？你还叫什么能人哟！”二能人连话也搭不上，便一头倒在炕上……

正在这时，县里办了养鸡科技班。别人都是公社选，队里送，二能人赖着地听说了，中午连个晌也不歇，赶到县城，非掏十元学费入学不行。

二能人的老婆外号叫“吵死鹞鹰”，这些天好容易消停一阵，不大吵吵养鸡赔本的事了，一见二能人又疯疯颠颠地瞎跑，再也忍不住了：“我说你入了谁的壳了，又是进城，又是买书，是不是锄杆儿捋细了，想换笔杆了！”

任凭老婆磨破了嘴皮，二能人仍是一声不吭。春天一到，他